



死亡與提心吊膽的我

2015-11-15 記者 姚煒哲 文



從國中開始，這個煩惱就一直不停地糾纏著我，直到現在。關於人的生離死別，我有著許多的疑問，到底人的一生是為了什麼而活，又為了什麼而死；臨近死亡時的感覺，死後世界的存在與否等。每當我開始發呆時腦袋總會出現這些疑問，想到糾結處時身體總不由自主地發了冷顫。死亡這個議題也對我的未來造成了深遠的影響。

害怕未知的死亡

要說地球上的生物有何共通點，那即是有生命者必定會死。生物對於死亡的恐懼是因為對於死亡的未知，我們無法確定死後還有另一個世界等著我們，所以我們想盡辦法延長自己的壽命，醫療就是個例子。對我來說，死亡最可怕的莫過於「無」，無代表著甚麼都沒有，無法感覺、思考，想到這點我不禁害怕起來。

同時我也羨慕著那些有堅定信仰的人，不會被這種事情煩惱，相信他們的神，在死後仍帶領他們繼續向前。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被這煩惱害到無法入眠，我開始想著死掉的瞬間是否與睡著時是一樣的，無法被發覺。

因為解不出死亡這個問題的解答，我國中時曾想要成為一位醫生或科學家，發明長生不死藥給家人服用，這樣就不用再體會那種失去外公的痛苦了，但這個夢想隨著對理科的絕望而淡忘了。

外公去世 改變了一切

記得小學時要上學，都是外公騎著他的巡弋一二五，載著我和弟弟到學校，就這樣一載就是六年，他真的很疼我們兄弟倆。自從外公走了之後，我開始天天擔心外婆身體狀況，怕她在西螺生活哪天發生了甚麼意外；我也擔心媽媽會不會因為工作過於勞累而生病，擔心爸爸會不會因為身上的不定時炸彈而突然離開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只要六日沒事一定會回家，只因為想多陪陪他們。



小時候外公載我上學的必經道路。(圖片來源/姚煒哲攝)

但隨著大三的到來，經濟和課業的壓力讓我每次回家的間隔越來越長，只能透過電話知道家裡的情況，好讓自己緊張的心情放鬆一點。前幾天興高采烈地在客運站等車回家時，我發現自己竟想不起西螺家中的桌子長甚麼樣子，讓我感到愕然。

而這股恐懼和課業壓力把國高中時期的我逼得不成形，讓那時的我常早出晚歸，每天和朋友混在一起或是在喜歡的公園獨自散步，好讓自己忘記家中的煩惱，而每當媽媽問起我為何這麼晚回家時，我總是以晚自習或試聽補習班的藉口帶過，現在想想當時的我可能就是影響家庭氣氛的暴風眼。

到了高中，我開始選擇遇到困難也不和家裡說，一方面是不想讓媽媽的負擔更重，一方面也是不喜歡媽媽的過度操煩，但我也因此必須承受更多的壓力，心理的煩惱像寄生蟲似的，把我頭髮的黑色素一根根吸走。高中時每當有人問起我頭上怎麼長了白頭髮時，我也只能笑笑地說：「數學太難解了。」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市場一隅 刻劃人情記憶
- 生命吐納間 挑戰巍峨之巔
- 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- 苦海難渡 移工回家路迢迢
- 非裔種族 唱出音樂尊嚴

總編輯的話 / 曾煥富



本期為二二六期，共三十一篇稿件，其中以照片故事及心情故事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NBA二〇一五到二〇一六賽季為題，將最清楚的比賽資訊呈現給大家。

本期頭題王 / 趙廣黎



喜歡籃球可是無法成為灌籃高手，熱愛音樂卻又當不成偶像歌手，最後只好老老實實做一個喀報寫手。

本期疾速王 / 蔡家寧



我是蔡家寧，每個人都叫我參參，我喜歡觀察身邊的微小事，對於人與人的相處社交上的互動更是有很大的興趣，除了學生的身分以外，也有接案舞者的工作，希望能用更活潑的筆調紀錄我所看到的一切

本期熱門排行



我的超人媽媽
許人文 / 心情故事



當音樂產業走入數位時代
趙廣黎 / 文化現象



不流於俗的陽剛聲線
吳和謙 / 樂評



我的親情 我的愛情
我 吳偉立 / 心情故事



黎明之前 新竹深夜食堂
林偉均 / 照片故事

家庭問題 浮現檯面

高中畢業後，因為我能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，而弟弟也每天放學就去打工，家中的負擔不像以前那麼地重，爸爸才聽了媽媽的勸說去檢查了困擾他十年的口腔問題，檢查回來的結果從媽媽那聽說是口腔癌初期，頓時家中大大小小都鬆了口氣。但從那天開始，每天媽媽上班回來都偷偷躲在房間裡哭，到了最後她才向我們道出是末期的真相，這事實就像偶像劇裡的不合理的情節讓我和弟弟難以置信。

檢查結束後，爸爸接受了開刀、化療，展開與癌症的對決。雖然全家都贊同，但這個代價卻十分龐大，割除有癌細胞的地方後，嘴巴變得不能張大，每天只能吃流質食物。原本作工的體格到後來卻連一般人都不如，無法工作的他只能在家裡養病，而他的自尊心讓他無法接受要給女人養的事實，使他的心情時常煩躁，常常和弟弟吵架。當時他又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先生，導致拮据的我們必須賣掉房子與車子，讓他的情緒更是雪上加霜，他當時甚至有想輕生的念頭，但不管對於我、媽媽或弟弟，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人，我當時盡自己所能地回到家中，想要多陪他和媽媽。

在當時密集回家的我突然發現，我和爸媽之間竟然沒有太多的話題可以聊。我才開始後悔我以前不把家當作是個家，而只是把它當作一間房子，我才發現我和弟弟都太過於獨立，獨立過了頭以致於生活中發生的事也不曾和爸媽說，才導致家中尷尬又過於安靜的氣氛。所以我決定開始改變，我開始一點一滴地把學校的生活說給爸媽聽，讓他們慢慢接受真正的我，而不是平常在家中木訥寡言的我。

現在的我

到了現在，我自己一人在宿舍時還是會發呆想著關於死亡的種種，我依然會擔心家中的長輩們的身體。但不同於以往的是，我開始真正感覺到何謂「做自己」，在家中我可以和媽媽聊從前不會提到的話題，雖然和爸爸之間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；在學校裡我可以開心的想和朋友做甚麼就做甚麼；我可以在我喜歡的球隊和大家一起練球；和喜歡的同伴們在虛擬攝影棚一起完成作品，現在的我很快樂，但快樂的同時，我也很提心吊膽。

爸、媽、阿嬤，我很感謝你們對於我的期許與關愛，聽到隔壁鄰居對我的稱讚時，我就知道又是你們再宣揚我的事蹟了，但這也讓我我知道我讓你們覺得很驕傲，我會繼續當你們的好兒子和好孫子，不用再為我提心吊膽了。



製造歡笑的紅鼻子醫生

十餘年的表演經歷，加上赴法半年密集訓練，紅鼻子醫生謝卉君，致力替醫院帶來歡笑聲。

非裔種族 唱出音樂尊嚴



美國將近一個世紀的種族議題至今仍然敏感，而音樂的包裝能讓更多歷史的勇氣與希望被聽見。

0則回應

排序依據 熱門 ▾



新增回應……

Facebook Comments Plugin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